

广州二中飞出“空中F1”选手 三位逐风少年 冲刺成都世运会

文/图 羊城晚报记者 秦小杰

七月午后的阳光,将位于广州市白云区的广东省船艇训练中心的草坪晒得温热。三十多个彩色障碍门像散落的积木立在草地上,突然,一阵尖锐的嗡鸣划破空气——三架无人机以每秒超30米的速度蹿出,擦着红色障碍门的顶杆飞掠而过,带起的草屑在空中打了个旋。黄悦祺戴着FPV眼镜,指尖在遥控器上轻巧一拧,无人机瞬间完成180度转向,钻进下一个蓝色拱门。

不远处,何雨瞳的无人机正稳稳掠过离地30厘米的“重力门”,她微微前倾的身体随着飞行器的轨迹小幅摆动,遥控器屏幕反射着天空的流云。场地另一侧,初一学生李甜星正小跑着捡回坠落在草坡上的无人机,阳光下,她晒得黝黑的脸颊渗着汗珠,却顾不上擦,先检查螺旋桨是否完好。

这三位来自广州市第二中学的少年,将在一个月后代表中国站上成都世界运动会的无人机竞速赛道。通过2024年世界杯与世锦赛的积分排名,他们从全国选手中脱颖而出,成为代表中国的年轻力量。此刻,训练场上此起彼伏的嗡鸣声里,藏着青春与速度的碰撞,更藏着少年们对梦想的执着。



中国无人机竞速国家队的三位队员合照:黄悦祺、李甜星、何雨瞳(从左到右)

机缘巧合:同校三杰的“飞天路”

在无人机竞速这个新兴项目里,广东省的青少年选手一直占据全国前列。而三位“国手”同出广州市第二中学,既有偶然,更有必然。

“根据比赛规定,此次世运会无人机项目参赛资格是根据国际航空联合会(FAI)编制的排名榜单确定,该榜单分别是国内男子积分第一名和女子积分第一名,李甜星则是女子积分第二名。”教练在场地边调试设备,目光追随着空中的无人机说道。“中国作为东道主有外卡名额,刚好让这三个孩子凑到

了一起。”

黄悦祺的“飞天路”始于小学六年级。七年前,他偶然参加了广州科翔俱乐部进校园的兴趣班,从此与无人机竞速结缘。“这项运动用的竞速无人机没有飞行辅助系统,全靠手动操作,刚开始戴FPV眼镜时确实很难适应。”他笑着说,那时每天放学后他都会在楼下用塑料凳摆简易赛道练习,“就是靠多飞多练慢慢摸索”。刚结束高考的他,录取通知书上“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飞行器制造工程专业”的字样,像是给七年的热爱写了份答卷。

高三学生何雨瞳则是在小学班主任的推荐下接触这项运动的。“老师说当时玩无人机的女生很少,可能有

优势,而且这项运动未来发展潜力大。”从初一开始,她就坚持训练,甚至牺牲了所有长假,“放假不是在集训,就是自己在场地训练”。如今,她计划从军,希望将无人机技术运用到国防事业中。

13岁的李甜星是队伍里最年轻的一员,学无人机已有六年。“一开始觉得这是男孩子玩的,更喜欢小提琴。”她坦言,父亲李晓谷高中时是无线电测向特长生,坚持让她尝试,“爸爸说无人机培养专注力,还能避免沉迷电子产品”。从一年级下学期玩小型无人机,到六年级下学期正式操控五寸竞速机,她逐渐爱上了这项运动,“五年级之后才真正产生感情,越来越喜欢”。

训练日常:不只是“动动手指”的较量

每天上午8时到11时、下午3时到6时,是三人雷打不动的训练时间。在高温暴晒的场地上,无人机高速飞行带来的嗡鸣此起彼伏。

“很多人觉得我们就是坐着动动手指,其实完全不是。”何雨瞳摘下眼镜,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,“飞机时速很快,穿过障碍门时,脑子要在瞬间反应,还要预判惯性,特别费精力。而且一旦失误,就得跑着捡飞机,体能消耗也很大。”从初一开始,她就习惯了这种高强度训练,对于晒黑也毫不在意,“我从小

就黑,接触这项运动后就没白过,无所谓的”。

黄悦祺去年参加了五场国际性比赛,这段经历让他收获颇丰。“国外的赛制和规则都不一样,还得用英语跟技术人员沟通,算是把学校学的英语派上了用场。”现在训练用的赛道是按世运会标准1:1复刻的,这让他很珍惜,“国家能提供这么好的训练条件,特别难得”。

李甜星对去年暑假的世界杯经历印象深刻:“当时我初三三寸机,才练习两天就要跟国外选手的五寸机比赛,两

双线并行:在课本与遥控器间找平衡

如何平衡训练与学业,是三位学生必须面对的课题。

何雨瞳的生活被训练和学习填满。作为半职业无人机运动员,她原本的规划是“高一、高二完成技术、职业和成绩上的突破,高三全力备考”,但一些重要比赛恰好排在了高三上学期,只能调整节奏:“打算高三下学期全力冲刺高考,再花半年时间完成剩余的比赛。”

平衡两者的秘诀,在于精准分配时间:“如果外出集训或比赛,会在晚上空闲时间学习;平时在学校,就周末抽半

天训练,剩下的时间学习。”

家人与师长的支持是她坚持的底气:“父母从初中开始,每周末都开车送我去很远的地方训练——广州市区场地不大;教练自己平时有工作,每个周末还是会抽出半天时间陪我训练、指导我;学校的老师也很支持,在学习上给了我很大帮助。”

黄悦祺在高三按下了训练“暂停键”。“全年没碰无人机,把模型书全收进了箱子。”但高一高二时,学校后山的飞行场是他的乐园,“学校后山有专门

冲刺成都:带着期待与积累出征

面对即将到来的世运会,三位选手目标清晰。黄悦祺希望“发挥出应有水平争取进入前8名”,何雨瞳瞄准“全球前10,再会会世锦赛的外国老对手”,李甜星则计划“先飞好资格赛,争取进16强”。

教练团队介绍,无人机竞速不仅比操作,也考验选手对设备的掌握和战术制定能力,“像赛车手既要会开,也要懂车”。

谈及备战优势,教练团队指出:“从7月22日起,我们就按世运会提前公布的赛道线路训练,队员对线路已非常熟悉。加上他们参加过不少国内外大赛,经验足、状态稳,这是很大的底气。”广东在该项目的领先优势,也为队员提供了支撑。“本地学生参与人数、俱乐部数量居全国前列,产业和教育资源配置完善,这为青少年成长创造了好环境。”

夕阳西下时,训练场上的嗡鸣声渐渐平息。黄悦祺在给无人机充电,何雨瞳在整理飞行数据,李甜星则跟着教练复盘当天的动作。晚霞给障碍门上镀了金边,也给三个年轻的身影描上暖色——一个月后的成都赛场,这些在阳光下奔跑、在草场上调试、在学业与热爱间平衡的少年,将用最青春的姿态,与世界竞速。



“羽球学姐”Jolin

“羽球学姐”Jolin: 人生需要漂亮“扣杀”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戚美青
图/受访者供图

走在广州街头,台湾女孩蔡腾濛 Jolin 圆润的脸型、弯弯的眼睛,似乎构成了一层温柔“保护色”。但她却说:“我们三人搭档,两男一女,如果有分歧,他们都是说‘那听Jolin的好了’。”

台北出生,金融女精英;垫钱创业,广深为家,羽毛球“师姐”……Jolin 不觉得自己有AB面,但她坚持:人生嘛,跟她挚爱的羽毛球比赛一样,就需要时不时来一记漂亮的“扣杀”。

放弃百万新台币年薪,台湾女孩勇敢“湾漂”

Jolin 从小在台湾的羽毛球专业队训练,就读于专业体校,一度拿过台湾“大专杯”女单和女双比赛冠军。但当她读到高中,妈妈为了女儿能有一份在单位“盖章”的安稳工作,便让 Jolin 退出体校,转读商业经济类会计,并按部就班地在大学念了工业工程管理学专业。

毕业后,Jolin 顺利地踏入金融行业。工作顺风顺水,26岁时,Jolin 的年薪已破百万新台币。“电视台还给我做过一期专访,请我介绍怎么拿下150万美元的大订单。”她曾经以为,这种在台湾当“金融丽人”的安稳日子,就是一辈子了。

一次毫不特别的广州商务出差,让她走进了人生的“变车道”,她的判断是:在这个一线城市,她的发展空间更大,能赚到更多的钱。2021年,33岁的 Jolin 开始“湾漂”——入职大湾区城市广州的一家保险公司。

一个台湾土生土长的女孩,背井离乡独自来大陆打拼,旁人觉得很具挑战,Jolin 却不这么觉得:“我是妈妈独力带大的,一向很独立,我做自己想做的事情,为自己的人生作选择。”

“台中像广州,台北像深圳,气候、饮食习惯都很相似,大湾区就像我第二个家。”Jolin 很喜欢大陆,但事实证明,考验刚刚开始。

从金融精英到“垫资入组”

2021年,全球疫情汹涌。6月入职,10月“下岗”,“金融卷王”Jolin 没想到,自己失去了工作。

没了收入,还要租房、吃喝,Jolin 感到迷茫,但是她始终没想过回台湾,“台湾的亲朋好友都为我开了欢送会,他们认为我很强,在大陆会很顺利,我没脸就这样回去。即便是没有了工作,朋友们也支持我在广州再试试,来都来了,这家不行就换一家做好了。”要强的她开始在广州一边休整、一边寻找着新的工作机会。

进入羽毛球行业,是机缘巧合,但更是冥冥中的注定。“一开始我想做自媒体,还跑到重庆一个网红孵化基地学,开了一个台湾女生讲房地产的自媒体账号,结果账号没能赚到钱。为了排解心情,我捡起了从小的运动爱好——去羽毛球馆挥汗汗水,没想到事业在那里等着我。”

2021年12月,她在球馆结识了来自湛江、同样在广州打拼的羽毛球教练杨海文,“他知道我球打得好,又需要收入,就开始推荐学生给我教。”Jolin 成为一位驻场教练,而1994年生的杨海文,成为她全新事业生活中最重要的伙伴。

驻场打了几个月球,Jolin 的“野心”又冒出来了:“不想一直为别人打工,收入不高,我得自己当老板。”她发现,大陆有很多像杨海文一样认真又有水平的教练,但沟通能力不足、生源不易找。她萌生出帮助这些人的念头,“创办一个管理、招生平台,帮羽毛球教练统一招揽学生、安排课时,让他们能专心上课。除了大陆教练,我还有很多台湾羽球学弟学妹,大陆收入高、竞争小,如果能把台湾优秀的羽球教练引荐来大陆,也很有‘钱’景。”

说干就干。Jolin 和杨教练合伙创办羽毛球训练线上平台——OWO亚柏体育。“OWO”这个名字,是Jolin起的。意思是“One Win One,今天的我赢过昨天的我。”“中国体育文化圈第一家汇集两岸教练资源的线上共享培训平台,能不能是我们?”这是Jolin的“小目标”。

要干就全力以赴。金融精英是“996”,自己创业就是“7×24”,醒着就在工作。工作时间超长还不是最难的,钱才是。“招教练、租场地、做推广、投技术……创业项目前期发展全是净投入”,Jolin 就一边接金融工作单、全国飞上课挣钱,一边用金融收入来养羽毛球事业,“上课间隙还要帮教练排课”。

顶着疫情创业,在Jolin 的广东朋友眼里,简直是“胆生毛”(粤语:胆大包天)。2022年10月,以为疫情进入平缓期的Jolin 在广州番禺投资开了一家球馆,结果直接撞上番禺全区封控,前期投入的50万元血本无归。“大哭一场,但其实我心里还是明白的:投资一定有风险,自己有人脉积累,手上有学员,就有底气,大不了就从头再来!”

屡败屡战,Jolin 归根结底是因为两个字——“热爱”。“我们打羽毛球的,什么时候怕过输!虽然职业生涯被中断了,但我打心底里喜欢羽毛球,我想看着这一行成长起来,也想看看自己的能耐究竟去到哪里。”

目前,OWO在台湾、深圳、广州都设有羽毛球培训点。台湾团队有10位教练,广州有三位,深圳有五位。学员从5岁-50岁都有,80后、90后最多。但Jolin 觉得业务还未能达到她的理想状态,她想把“OWO”做成一个食、衣、住、行、育、乐一体的线上共享平台。“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。觉得自己已经实现了1/3的人生理想,剩下的2/3正在来的路上。”

“嫁给人民币”更要享受人生

“奋斗的人怎么会不孤单”,是Jolin 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。今年36岁的Jolin 还是“单身贵族”。提及婚姻,Jolin 笑称自己就想嫁给人民币。

虽然暂时还没遇见另一半,但Jolin 的朋友却很多。她喜欢以球会友,在打羽毛球过程中结交了大陆各行各业的朋友。比如一位律师朋友,平时工作再忙碌也会抽空帮Jolin 看商务合同。比如广州闺蜜,有空就会相约去瑰丽酒店喝下午茶,“我们两个摩羯座,可以一个下午不说几句话,但就是很开心”。压力大的时候,Jolin 还会在半夜打电话跟朋友们哭诉,“台湾的、大陆的,他们真的很好,给我不求回报的拥抱和扶持”。

拼命赚钱是Jolin 的人生大事,享受生活同样是。刚来广州第一年的生日,她去豪华星级酒店办了一张会员卡,“即便就住在广州,我还是喜欢去酒店里‘切换频道’”。她喜欢广东的美食,陶陶居的风爪、春水堂的大油条、顺德的鱼生、深圳金道园砂锅粥……一星期起码要光顾两三次早茶,“我,一个羽毛球教练,体重一度飙升到60公斤,真是烦恼!”

Jolin 就是这样的女孩,热气腾腾。她毫不避讳自己的物欲和对成功的向往,明确知道自己想要什么:她像一个战士,也许前路灿烂,也许迷雾重重,也许头破血流,遍体鳞伤,但她意志强大,脚步轻盈,总是站在人生球场的聚光灯下,时刻准备完成一记漂亮的“扣杀”。

